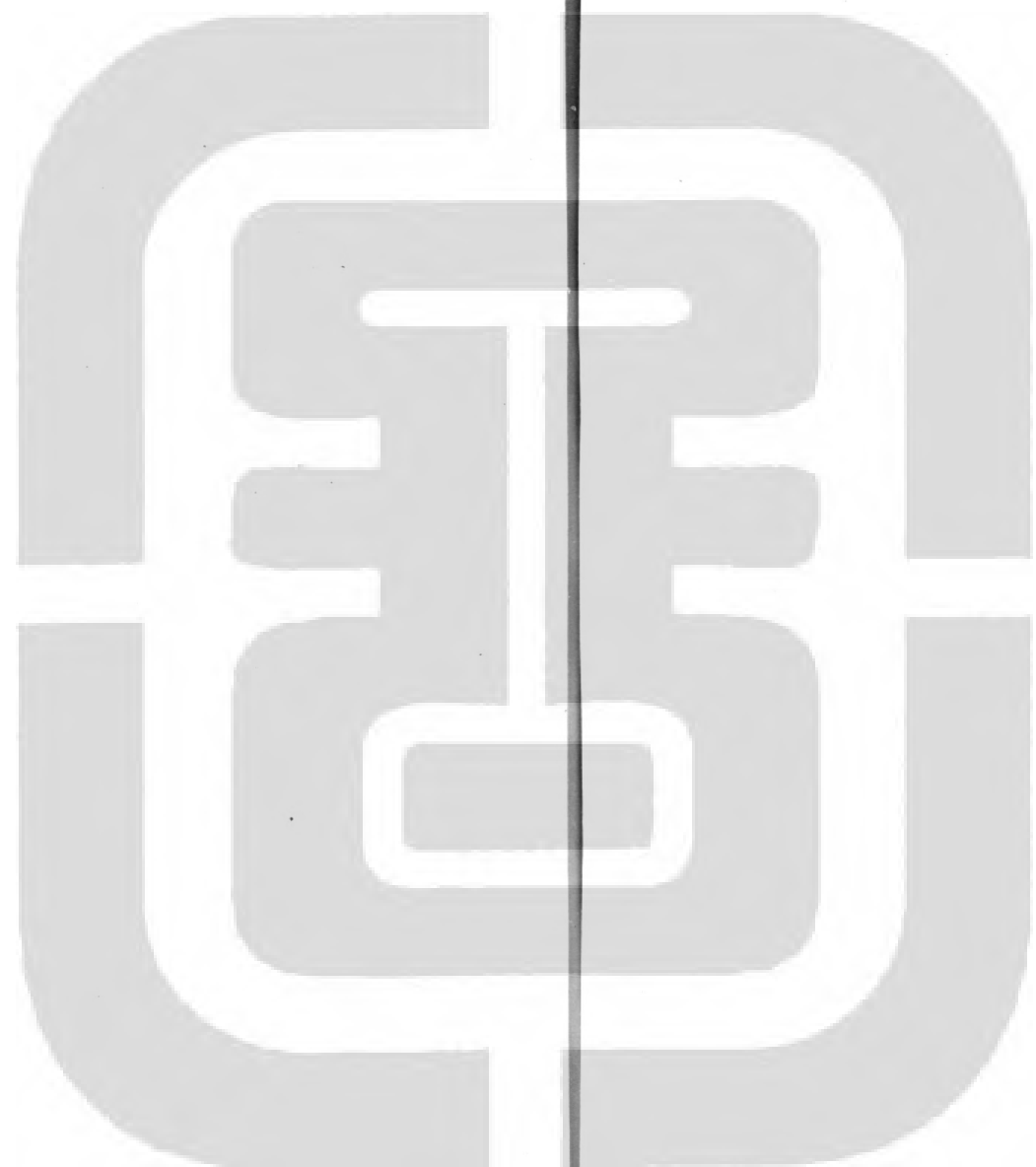




司空奏議

卷四



奏議卷之四

南京工部尚書吳郡容宇張輔之著

洪

男灝校刊 六世孫

深

瞻淇  
瞻洛  
重梓

酋首統苗大犯疏

題為酋首統苗大犯勢且攻陷城邑乞

勅當事諸臣相機堵截併促大將兼程進援事

昨二十一日臣等在科辦事見四川督臣

李化龍題爲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  
奉

聖旨兵部便看了來說欽此又見四川按臣趙  
標題爲酋首統苗入犯大肆攻劫事奉

聖旨兵部便看了來說欽此萬里羽書一時並  
至不得不屢我

皇上南顧之憂總之爲播酋楊應龍耳夫楊應  
龍之不道談者切齒而不知我

中國實成之蓋二十三年之勘結僅爲一時

之羈縻奈後人遂以羈縻忘戰備諸所失  
事大半隱匿至今春杪矯之以戰而黔兵  
覆沒酋始放膽入犯矣臣等不知此時酋  
作何狀但據撫按疏報勢若猖狂有謂其  
整點戈甲收拾糧草率苗要打綦南等處  
者有謂其關外發出苗兵十餘萬四下潛  
伏要乘內兵未濟拚命來戰者有謂其借  
口叛奴移書緩我效前取袁子升之故智  
者有謂其遣子楊朝棟分兵二萬往貴州

而酋自與張漢清婁國等點兵六萬分爲三路約至插旗山會合者有謂其親統苗兵六萬劄營官壩而餘劄三溪毋渡小河堡等處者此乃處處皆兵處處受害然詳味疏報播之第一層門出路不在他處而在綦江故播兵之犯他處什一而犯綦江什九趕水至綦江一日可到酋旣劄營趕水則綦江恐旦暮破何者綦江兵不滿三千必不能當播兵數萬矧南川兵六百江

津兵四百乎綦江破則南川江津從之昨工部左侍郎趙可懷原係蜀產直至臣寓謂原差云行未數百里聞六月二十一日綦江已破果爾則川東之事去矣諸臣數年防播之謂何一旦潰決至此無論往昔姑計今春奉

旨添將募兵綦江添設一叅將議兵止二千四百名合江添設一遊擊議兵止一千二百名綦江雖已報完合江猶然未募則該道

之泄泄故態猶昨耳地方又何賴焉夫楊  
酋雖負固數年擄殺動誘目把未嘗舉足  
出關今且擱然以身犯之爲先發制人之  
計彼誠有以覘我耳然三年之艾一朝難  
蓄無米之炊巧婦不能撫按䟽中謂綦江  
必添兵二千劄於離城十餘里以爲聲援  
犄角南川必添兵一千劄於鄧坎村江津  
必添兵一千劄於張市堡夫賊兵遲緩尚  
可圖也倘綦江不幸先陷則尚煩收復之

謀總兵萬鏊暫令急走重慶一帶防禦又  
調發各土漢兵可二萬令其分布防守夫  
諸兵散處未易集也且土司或彼同仇則  
宜深肘腋之慮官兵責在防播自當截殺  
而鄧坎斬獲苗頭出於邊勇鄉兵此不可  
不獎賞以鼓其類狡酋初離巢穴必多返  
顧而天或暗禡酋鬼使其冒進深入此不  
可不設伏以擊其歸臣等知揣摩億度之  
見無當達權通變之機而時值其窮言非

奏議 卷之四 四  
得已若曰爲一時制機宜爲川蜀計長久  
則在事諸臣當必有圖

上方畧用紆

宵旰者焉顧目前所急全在主帥劉綎世受

國恩屢奉

嚴旨臣科業已具疏促之第萬里歸師中多缺  
望而彼身爲大將自宜急公兵部便當馬  
上差人勒令星夜前進聽調殺賊不爾必  
罪無赦伏惟

聖明亟

勅施行全蜀幸甚

宗社幸甚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廿二日具題奉  
旨兵部知道

奉旨參看併陳足兵根本疏

題爲奉

旨參看併陳足兵根本事昨二十日四川督臣  
李化龍按臣趙標同時兩疏備稱播酋楊  
應龍分兵四出而親統數萬劄營於綦江  
之趕水且以偏師分犯南川江津諸處勢  
若燎原不可撲滅臣等具疏

請裁方在候

旨乃撫按揭帖原差先撥兵部隨該部覆奉



聖旨楊應龍罪惡多端朝廷念其先世恭順姑  
准贖死乃敢逆天背恩屢次狂逞今又公然  
領兵內犯罪不容誅且彼處撫鎮文武等官  
何故任其竊發不早偵報原議招兵何故至  
今未備欺蔽玩縱莫此爲甚該科便參看了  
來你部裏卽速馬上差人着李化龍嚴督所  
司慎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誤幾事一  
面速行料理兵食應付其劉綎世受國恩又  
今敘功在邇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爲遷延

逗遛不爲朝廷盡力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  
別情着他早奏將來毋致誤事不便司道官  
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畧諳  
幾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  
調用欽此夫楊酋敢犯

天誅致厯

明旨諸所假便宜料兵食大之督撫鎮臣次之  
司道府縣靡不諄諄加意而或經部覆或  
具臣等前疏中者不敢復瀆

奏議  
卷之四  
聖聽外惟是

明旨中着臣等叅看蓋爲諸臣欺蔽玩縱耳而就中欺蔽玩縱蓋指偵探募兵不早兩事耳夫兵法知敵之情者勝待敵之來者勝不早偵探何以知敵之情是軍中之耳目眩也不早募兵何以待敵之來是束手而忘備也臣子委身

君父僇力疆圉之謂何此我

皇上所謂欺蔽玩縱也然臣等反覆叅詳撫按

疏報揣彼情形屈指月日其欺蔽玩縱有不在偵探之不早而在募兵之不早者焉蓋楊酋多出兵以張疑而獨劄重兵於趕水夫趕水至綦江近也安穩至趕水近也而由播州至安穩亦近也是楊酋發兵內犯不數日可到而我內地今日報苗兵幾千明日報苗兵幾萬今日報酋犯某處明日報酋犯某處總計五月二十四日以迄於今僅兩月耳而原差在途爲日幾半則

彼中何嘗無偵探哉謂之不早報部則可謂之不早偵探則不可惟是司道官泄泄怠緩不早募兵爲大可恨耳臣等觀按臣之疏有曰年來上下交諱無敢言兵言兵自去歲之冬始奉

旨添將募兵又自今歲之春始綦江添設一叅將議兵止二千四百名合江添設一遊擊議兵止一千二百名綦江則兵巡莫睿主之已如數募完合江則兵巡王貽德主之

至今尚一兵未募夫募完者且懼賊衆不支况全然不募則一旦賊入直蹈無人之境耳然而調度之責全在督撫據按臣疏謂督撫李化龍入境在五月二十八日首住貓兒岡在五月二十七日是酋之內犯猶然舊撫臣任內事也希思五年開府五年因循而至於今日未離地方則一日不得辭乎其責臣等昨疏謂六月二十一日綦江已破此工部侍郎趙可懷得之原

差之口果爾則川東之事幾不可爲而地方失守責有攸歸諸臣當論罪如律倘狡酋返顧巢穴止於殺掠地方不至攻陷郡邑則欺蔽玩縱尚有可原譚希思暫令回籍姑俟賊平徐議起用王貽德才力衰短頗聞其清苦足嘉莫睿雖云募兵事非實際迨至賊兵壓境猶曰緩以文詞俱應酌議調謫如

明旨就近擇有才望諳機宜者勒限作速往代

其他將領以下或偵探後時或防禦失策俱聽督撫按臣大則請

旨處分小則竟自提問庶軍政嚴明人心畏肅賊勢不至滋蔓全蜀可保復安統祈

聖明裁斷至於借口立功縱虎養患臣等欲言而尚有所待也抑臣等尤有說焉敵不難於偵探所苦無兵兵不難於召募所苦無餉卽今楊酋不滅則天下大亂不除此豈可旦夕計功而錙銖惜費哉但蜀連年採

奏請 卷之四  
辨公私匱竭議者欲着該鎮設處恐屬空  
言無裨根本則協濟於楚責償於滇借有  
餘於西粵此同舟之義宜爾也若夫追創  
造之艱難思保守之不易渙

王居一歲之積餘易西南半壁之土宇使天下  
後世知我

聖天子弘遠規模出於尋常萬萬也臣等不勝  
懇切願望之至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廿四  
日具題奉

旨撫臣地方責任在身大賊反叛藐不報部其  
不修備可知半年不募一兵是誰之罪且司  
道官玩寇釀亂今已失事爾等何得曲爲解  
釋這本叅看未當前貴州貪功致敗辱國損  
威酋故猖狂實由滋起着一併從重叅來兵  
餉着戶部悉心計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支  
吾了事

奉旨參看疏

題爲奉

旨參看事昨該四川撫按疏報播首楊應龍分  
兵內犯致塵我

皇上赫然

明旨而中間欺蔽玩縱復着臣等參看蓋以諸  
臣不早偵探募兵無所逃罪耳臣等據撫  
按疏報反覆參詳竊意撫臣譚希思當回  
籍道臣王貽德莫睿當降調將領以下聽

奏請  
卷之四  
督撫巡按叅處提問方具

題候

旨奉

聖旨撫臣地方責任在身大賊反叛藐不報部  
其不修備可知半年不募一兵是誰之罪且  
司道官玩寇釀亂今已失事爾等何得曲爲  
解釋這本叅看未當前貴州貪功致敗辱國  
損威酋故猖狂實由滋起着一併從重叅來  
兵餉着戶部悉心計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

支吾了事欽此臣等伏讀

嚴旨不勝驚汗相顧歎曰有是哉

聖凡之見竟相懸也臣等之見止於四川之欺  
蔽玩縱而姑擬目前我

皇上之見併及於貴州之貪功致敗辱

國損威而燭及萬里爝火之明寧同

日月若曰曲爲諸臣解釋臣等亦何敢焉叅看  
得四川聽調撫臣譚希思調度久膺一籌  
莫展往年綦合失事彌縫盡露於彈章此

日大寇重來血肉復膏於原野希思蓋懲  
王繼光之輕動而禍則不減矣貴州致仕  
撫臣江東之功名自喜智慮則踈潘汝資  
何物而倚爲長城固宜僨轅敗事數千人  
何辜而盡成齏粉徒然毒衆生戎東之蓋  
追葉夢熊之往志而戚則自貽矣茲二臣  
者職在鎮撫害貽地方亟應褫奪爲撫臣  
奉職無狀之戒首犯馬瑚必首合江而兵  
巡王貽德奉

旨半年不募一卒是束手待斃也忽

簡書而輕民命與木偶等耳雖地方之失事未  
報當置削籍之條賊犯重慶必首綦江而  
兵巡莫睿城雖帖危兵猶盡募是臨渴而  
思汲也玩平居而圖一旦重加降處可耳  
倘本處之陷沒果真再議失守之律他如  
將領以下偵探防禦苟有踈虞大則叅處  
小則提問俱聽之撫按可也蓋事關軍機  
總歸覈實法難姑息總期當罪餘蓋臣等



欲言而尚有所待也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至於川蜀之庫藏空虛調兵不  
啻數萬而大衆之張口待命轉餉可容後  
時該部必且仰體

聖意悉心計處以其收蕩平之功臣等何敢贅  
焉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廿六日具題奉

旨這本既參看明白譚希思雖准聽調尚在地  
方何得怠玩軍情致貽大患江東之貪功浪  
戰損威辱國都着革職爲民當差俱永不敘

用不許朦朧推升王貽德奉旨半年不募一  
卒欺君違旨好生可惡便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校星夜柵解來京究問莫睿兵雖已募倉  
皇無策姑照不及降三級調用以後各官不  
論升遷降黜丁憂署管凡未經交代的一日  
不許推委誤事責有所歸轉餉屢已有旨了  
該部院知道

播酋陷城殺將疏

題爲播酋陷城殺將援兵時不可遲懇乞

聖明特假督撫事權以保全蜀事邇者四川疏

報播酋楊應龍分兵四出親統重兵向碁

江隨聞六月二十一日城陷臣等猶疑原

差之說未的或庶幾倖全於萬一也乃昨

二十六日申時得撫按揭帖始知前聞果

真而二三將士如房嘉寵張良賢等以孤

軍三千抗苗兵數萬援絕城破猶巷戰以

奏議 卷之四  
死此時賊勢方張我氣已竭綦江抵重慶  
僅百八十里許城中無兵足守迄今匝月  
彼中事又不可知川東禍已剥膚全蜀震  
動不謂蜀稱西南巨都如此光景督撫李  
化龍到地方纔二十餘日卒亦無可奈何  
第觀其

請設兵將一疏無論本省無兵卽所屬貴州湖  
廣未必調遣足用因念雲南廣西壤地相  
接福建兩浙兵雄天下陝西邊兵最勁且  
近蜀山東昨因防倭召募南兵倭去可調  
防播歷歷具

請得皆借調隨經覆

允昨該兵部又議列六款中間河南之毛兵天  
津之壯士皆前往聽督撫調度此一役也  
徵兵幾徧天下乃臣等則恐其不揀於目  
前何者官府招遣不早則於蜀無揀將士  
逗遛不前則於蜀無揀今日欲解蜀難須  
各省篤同心之義

三才言 卷之四  
朝廷嚴後至之誅計今徵兵地方非督撫自行調取卽兵部馬上差人便當於咨文火牌內量度道里責限日期某省近某省遠近當某日發兵某日至遠當某日發兵某日至發遣遲罪坐地方官司到日遲罪坐各該將領官司自督撫而下聽臣等查叅將領自副總兵而下聽督撫重處無已尚方之劔不可

特賜如寧夏朝鮮故事乎蓋事大則權不得不重勢急則法不得不嚴庶於蜀難其有解乎臣等又惟賊戀巢穴不敢長驅未審綦江破蕩之後可曾歛兵歸播否督撫疏稱檄調土兵三萬馳防重慶皆係本省所屬此時可得到否萬鏊之來得無後時否縣官可在否綦江兵巡尚爾支吾合江兵巡作何貌狀撫按固有定衡而臣等則安能懸斷所望續報不啻時刻而引領矣抑臣等猶有惜焉地方有事調度在督臣使議

設之舉早定則李化龍不待五月而抵任  
統率在大將使東征之事早結則劉綎不  
至五月而入關嗚呼夫乃蜀民之不幸歟  
顧李化龍不憚冒暑入蜀而劉綎雖統歸  
師胡至遷延乃爾果病則輿疾討賊之謂  
何非病則滅此朝食之謂何不知綎將何  
以自解他如吳廣調補中軍聞

命當兼程入蜀以備馳驅陳璘禍切震隣聞  
命當倍道入粵以樹聲援有不然者必罪不宥

目今彼中堅壁不戰姑待援兵督撫之疏  
已得要領茲復重其事權俾得操縱自如  
生殺惟命將見將士畢力赴敵若歸賊進  
則摧鋒陷陣賊退則掃穴犁巢且又捐百  
萬金錢以養士預懸不次殊賞以酬功彼  
區區么麼小醜何能爲我難哉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全蜀幸甚

宗社幸甚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廿八日具題奉  
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卽至這

奏請 卷之四 九  
本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  
催務將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托故遲延及  
以疲驚塞責事發各鎮同罪劉綖吳廣陳璘  
等都着催他兼程去總督事權原重川貴又  
係特設李化龍着用心率屬賜劔准給發不  
用命的許先斬後奏兵部知道

播酋外逼貴筑內巖樞臣疏

題爲播酋外逼貴筑內巖樞臣逆設倒施大  
亂莫測乞

勅該部剋期給餉各衙門協訪緝奸其清大憝  
以安邊境事臣等竊惟自古盜賊之亂人  
家國也必糾其黨紛行殺掠使小民不得  
安於田野間遣其黠者乘機巖辱使當事  
大臣不得主持於朝一不察而爲其所中  
天下之事去矣昨者楊酋統苗數萬攻陷

綦江目中已無全蜀此六月二十一日事

迄今越月首果乘勝直入耶抑亦戀戀故

穴係累捆載歛兵歸播耶此時事勢皆不

可知惟追憶前報謂首遣子楊朝棟統苗

二萬往貴州始猶疑播兵有限其勢必不

能兼犯迨昨接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

興祖揭帖乃知賊方犯蜀而復以餘衆恐

黔飛練之役黔膽益落俄而報曰賊將渡

烏江矣俄而報曰賊將至水洞矣又俄而

報曰賊且攻黃平矣我欲扼險防禦則通

省之兵幾何我欲添兵募兵則協濟之餉

幾何其事詳具二臣疏中臣不敢復言張

國虛而啓寇玩第反覆二臣疏意大抵撫臣

欲得兵三萬以守黔而欲得銀三十餘萬

以餉兵至按臣疑慮有六而憂餉居其大

半則今日貴州之最急切要緊可睹矣仰

荷我

皇上慨然

俞允以悉心處餉責之該部奚啻沛膏雨於旱苗而借中流以舟楫哉但聞部議兵部處餉二十萬戶部處餉四十萬酌以三十五萬濟貴州而以二十五萬濟四川所議良是顧勢若揀焚無容緩步此等銀兩所當亟

勅計日定限速發早到者也猥曰取償於滇之十二萬金匪止無濟且大誤矣夫我方捐金募兵爲滅此朝食之計奈賊且投揭行賄圖緩兵狂逞之謀昨見兵部尚書田樂揭稱任邱里中有代楊酋欲以四千金四杉板賄者其揭有印信其人有姓名業已具疏發覺第楊酋旣不畏而干

天討又胡畏而賄大司馬耶豈奸徒走空多方驅哄而楊酋聽之耶豈楊酋出柙之虎挾其故智而復徼倖於一中耶豈妄意大臣爲溝壑而遂不急於討賊耶豈假口無藉含沙濺血欲去其所忌耶銀板安所寄頓



奏請 卷之四  
徒黨奚止幾人邸報從何倩寫速解見獲  
人犯隔別研審得實卽便密

勅廠衛巡城各衙門訪拏正法而奸黨靡然散  
矣何足爲樞臣累哉總之楊酋以區區么  
麼一面分兵以擾貴州一面投賄以溷司  
馬縱橫顛倒真不知有

天日也至我以堂堂

天朝或多方設處以瞻三軍或精心調度以伸  
九伐掃除廓清是在二三大臣耳昔者漢  
臣蕭何轉餉之功不後於諸將故炎祚昌  
竊爲今日主計之臣望之唐臣裴度滅賊  
之志不隳於人言故元濟戮竊爲今日主  
兵之臣望之必如此然後內外協一兵食  
富強行且俘狡酋獻之

闕下直易易耳伏惟

聖明亟

勅施行邊境生靈不勝幸甚萬曆二十七年八  
月初八日具題奉

旨兵餉着料理實濟急用的去本兵已獎諭了  
以後有能拏發人賊的都以功論不得言累  
該部院知道

首釁業已橫潰國體不可再辱疏

題爲首釁業已橫潰

國體不可再辱乞

勅議處積畏臣工以昭法紀併陳當畏機宜以  
期蕩平事臣等竊惟天下事惟不畏斯入  
於畏當其入於畏也而猶屈辱以苟免觀  
望而不前亦終於畏而已矣昨臣等在科  
辦事接得四川督撫李化龍題爲再報逆  
首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重

奏請 卷之四  
國體以飭兵防事奉

聖旨吏兵二部看議來說欽此又接得四川按臣趙標題爲播兵壓境要挾無已國體民生傷殘太甚謹擬實奏

聞以憑

廟斷事奉

聖旨吏兵二部看議來說欽此臣等並摺兩疏反覆觀之其事始於酋破綦江之六月二十一日而迄於七月初八日中間酋之陷

城殺將劫庫縱囚與夫焚燒誅蕩越境豎碑諸所造反狀大抵與前報相同乃一時鎮道府縣諸臣眩於利害怵於虛聲歸屍棺獻

欽犯惟酋之所索是聽卽加貨與之勿惜焉此前報之所不及而法紀之所不載者夫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幸而與之相持於倥偬之際所恃以共獎王室力折克鋒惟此法耳酋之惡固不復知有三尺第當其憑

破綦之勢誰禁之使不長驅乃趨趨而不  
敢進迨區區所劫倉庫猶逼勒印領則首  
心猶有所忌也其不能越百八十里渡江  
而窺渝城之險明甚倘諸臣過計謂我無  
兵無餉莫可奈何屍棺已經詳允自是當  
歸而捐此一二罪人爲闔城請命宜無不  
可者不知屍棺可歸而有所挾則不可歸  
何邦卿于春作奸召禍得罪於

朝廷直以

朝廷之法誅之可也且此兩人之罪實在楊  
應龍之下則誅此兩人亦不當在楊應龍  
之先矧加貨歸棺縛囚獻賊則非法矣夫  
綦江蹂躪於酋手而將士膏原曾不聞縣  
官効一死是畏死重於畏法也重慶震隣  
於綦江而奏民就鑊曾不聞將吏出一奇  
是畏賊重於畏法也諸臣豈真有待而死  
耶抑欲得當而報耶夫臨難失守與禦賊  
失策其罪之重輕固自有別畢竟畏心所

使耳至若酋之肆毒於貴州不減於四川也貴州之望揀於鎮道將領不緩於四川也臣等昨於初一日接得貴州撫臣郭子章揭帖爲播酋陷城殺將地方萬分危急事其前半所言酋之情形與蜀之兩次疏報相似至讀揭之後半則所憂者不獨無餉且鎮道守備寥寥無人焉新總兵童元鎮胡在途不前舊總兵沈尚文胡杜門不出同一齎捧也今年方萬策業且告抵思

仁而去年之梁銓何以未還新鎮同一陞遷也副使路雲龍不能久虛思石而副使漆文昌亦宜早起都清史良將之革任無論已而柳國佐之久病何爲焉夫諸臣泄泄所不樂赴者貴筑之災徼而不知

明旨赫赫所可深畏者

天子之簡書故屈指三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七日相隔僅五閱月耳仰誦

明旨殆兩致焉一則曰

欽點及陞遷官員都着作速上緊到任更替供職管事如有仍前蔑

旨不遵枉道原籍爲私忌公推調支吾的着科道官指名叅來重治不饒欽此一則曰各官不論陞遷降黜丁憂署掌凡未經交代的

我

一日不許推委誤事責有所歸欽此夫

皇上之爲地方慮也甚遠而其爲諸臣戒也甚嚴降黜推諉有禁赴任遲延有禁而猶然不遵若此彼蓋寧干

天子之法而不敢冒楊酋之難是黔之畏酋猶夫蜀而已矣夫楊酋之輕黔蜀若毛而諸臣之畏楊酋如虎其故豈在朝夕哉一惕於白石再惕於飛練又再惕於綦江其所由來者漸矣諸臣惟昔之不畏故今卒入於畏乃今先圖其可畏而後得免於畏其可言有三其不可言亦有三將領作何添設士卒作何召募糧餉作何區處此三者

兵家有形之常彼中得而言之臣等亦得而知之或廣間而多謀或陰裂而瓜分或潛行而卒潰此三者兵家無形之奇彼中得而知之臣等不得而言之夫用兵之道至於可知不可言則亦可畏之甚矣不此之畏而惟首之畏則諸臣之罪莫大焉綦江此陷罪在失守重慶此舉罪在損威盍明查勘之實而令諸臣戴罪自贖乎新舊互諉罪在總兵履任遷延罪在司道盍嚴規避之條而令諸臣剋期前往乎此在我皇上軫念西南亟加申勅焉耳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具題奉旨該部看了來說

乞辭慶典疏

奏爲庸劣微臣叨冒

慶典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昨該兵部以東征  
功次

上請中間敘覆誤及於臣奉

聖旨張輔之着於四品京堂內用賞銀十五兩  
欽此臣聞之不勝感激不勝惶悚夫臣七  
品官耳凡叨



恩命例不得辭安敢博退讓之名取塵

瀆之罪第惟人主懸爵賞以馭臣下其一朝  
畀之而不惜者必其人有當得之分也苟  
分有所不當得雖循資累俸猶不宜輕予  
矧可於資俸之外開微俸之漸乎以故三  
四月間該部以科臣一時資俸臣偶居先  
陪正兩推仰荷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中寓樽節曲成之意使臣得  
守垣局尚慙尸素不堪彼七年狡倭今克  
底定皆由

聖武獨斷於上文武諸臣調度分猷奮身僇力  
於下臣卽有所陳說亦不過職掌之常且  
於兵機無當一二四品京堂何官而及此  
無功小臣也非所以尊

朝廷而彰激勸矣臣查得萬曆二十一年四  
月內寧夏功成有

旨以原任兵科都給事中臣許弘綱賞銀二十  
兩遇京堂缺推用欽此迨弘綱䟽辭隨蒙

俞允如臣庸劣不及弘綱才望遠甚而敢冒此  
不次之榮乎兼之造化原忌多取病軀不  
宜享厚分義久安何敢妄覬惟是

聖恩浩蕩不遺細微容臣恭拜

賜金收回京堂

成命則爵

賞不濫

慶典益光我

皇上之所以始終成臣者至矣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萬歷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具題奉

旨恩命着遵行吏部知道

代乞宥曹侍御公疏

題爲

聖仁如天懇乞

矜宥言官以普

洪慈事臣等竊念上天以生物爲心故雖剝  
落之秋而生機常貫王者體上天生物之  
心以爲心故雖震怒之日而仁意常流恭  
惟我

皇上臨馭以來二十七年於茲矣慎刑獄則無

法不當詢嘉讜則無慙不容敷慶典則無  
擬不寬廣孝思則無情不體是我

皇上真以天覆臣民而臣民亦以天戴

皇上昨者兩日

朝審臣等早赴

承天門外相戒謂今日之慎忽關人命之生  
死天地間惟人命至重則亦惟

朝審爲至重按之爰書以觀其會焉叅之法  
比以盡其詳焉除情真罪犯不敢於三尺

外有所姑息中間有一二矜疑有詞者無  
非仰體我

皇上欽恤不忍之念而亦安所私乎惟是犯官  
曹學程當東事改局而激詞已戾於

廟謨迨驚悸失常而在言或干乎

聖怒

屢旨有赫臣等復何敢言但

朝審之日臣等見學程形容就稿涕泗交頤  
瞻

宮闕而控死無階陷幽囚而乞生無路問其苦  
則曰家有八十餘歲老母在問其日望生  
還而冀見老母者則曰上有

仁天子在夫臣等之所見於學程者如此而學  
程之所日夜私意哀號於我

皇上者又如此用是不避斧鉞仰叩

九閭徼如天之至仁於堯舜之

聖主其持刑法之平而生一學程也惟  
命其寬狂肆之罪而生一學程也亦惟

命其大慶典之施而宥一學程也惟

命其推錫類之孝而宥一學程也亦惟  
命死難復生而

皇上能生之刑難復續而

皇上能續之總之惟天好生惟

聖同天只在慈悲頃刻轉移間耳然亦所以開  
言路而光

聖德也臣等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萬歷二十七年九月 日具題

循例舉劾以飭馬政疏

題爲循例舉劾寄養地方官員以飭馬政事

臣惟

祖宗慎重馬政以寄養責之密邇

畿輔有司良有深意我

皇上又不以臣爲不才使奉

勅督理西路馬政邇者巡歷順保間驗烙已畢  
所有寄養地方官員例當舉劾臣謹遵故  
事准近例會同印馬御史趙之翰本寺卿

南企仲詳加品騰疏狀以

聞如宛平縣正官久缺丞貳署篆且例格京縣  
而其他賢吏任不及期者不敢敘薦外訪  
得通州知州高位操持履薄臨深運用駕  
輕就熟孔道多艱良工獨苦霸州知州許  
從坤昂藏偉度練達宏猷政事勤若理家  
民巖畏同馭朽易州知州孫大祚約已愛  
民水旱勤思撫恤當機應卒礦稅殫力調  
停固安縣知縣官箴實事實心真才真品

軫念悉災民至計逾年騰慈母賢聲定興  
縣知縣李瑾朗節高懸銛材迅發當衝劇  
而恢若刃遊洞隱憂而明如燭照保定縣  
知縣張四聰志趣高明丰神整肅興革當  
而百度維新撫字勤而四民胥戴新城縣  
知縣張聯芳品端質重一真常若無竒意  
定神閒百爲自爾底績良鄉縣知縣錢一  
鶚守勵四知政修三事宜成志恒不怠政  
善試輒咸宜涑水縣知縣吳從衆雅度翩

翩規條井井僻邑寧煩小試康莊始展長  
材香河縣知縣焦元卿力祛虛文雅崇實  
政撫摩真赤子之愛剗裁具老吏之猷夫  
以上諸臣其賢不盡於馬政而總之多賢  
旣得則於馬政均有裨焉所當薦揚以備  
擢用行取者也又訪得灤縣知縣李汝祥  
貌旣魁梧辯亦爽朗第性資易染物論遂  
騰馬戶有草料以點驗瘦損爲名扣之入  
官非矣而張化光等三十餘家每告輒遭  
罰贖宜外縣之潛逃各役有工食以點查  
不到爲名重於追罰非矣而淺夫五十名  
去冬工食不給宜苦役之重困張仁等之  
走死馬匹當罰也槩及於徐謹之攤晒官  
街濫將無及徐二之打點衙門當罰也槩  
加於各役之護月不到衆何以堪况熊檢  
校被盜境內幾隕九命未聞念及傷人彼  
將視寄養之倒死損傷習爲故常又何暇  
於問馬此一臣者守旣多疵官非良牧是



不可不一劄之以爲恣玩者戒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覈如果臣言不謬將高位等擢用  
行取李汝祥重加罰治庶勸懲明而牧政  
修舉矣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具題  
旨

舉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題爲循例舉劾種馬地方官員以重責成事  
臣奉

命分管西路馬政則種馬州縣官員例與寄養  
有司一體舉劾但地方寥遠聞見難周謹  
會同印馬御史趙之翰本寺卿南企仲詳  
加諮訪得其梗槩據實爲

皇上陳之訪得直隸景州知州馬朴雅能鎮俗  
才足肩煩政多節愛之聲民受和平之福

定州知州張鎔翼翼小心恂恂雅度處糾  
紛應酬若暇撫凋敝軫恤有方邢臺縣知  
縣劉九光節凜清霜才追紫電疲邑忻逢  
良牧衝途共識高賢寧津縣知縣侯執蒲  
雅度渾然處子英材儼若神君化洽興釐  
民歌愷悌慶雲縣知縣周棟秉正絕無奔  
競敷仁悉本肫純豪右畏威閭閻戴德邯  
鄲縣知縣孟三遷愛民若保應劇如流才  
已徵於發硯品當登乎照乘永年縣知縣

耿鳴雷真心敷布沛然四野春膏潔已褪  
躬皎矣一簾秋月元氏縣知縣鄭三俊雅  
操冰兢英標玉立神明六吏畏憚父母百  
里謳歌撫寧縣知縣孟召經術以飾吏治  
渾厚不失精明民戴二天吏遵三尺饒陽  
縣知縣翟燿氣度馴雅才識融通勤事必  
周細微恤災寧甘勞苦沙河縣知縣史與  
祿搏鵬壯志市駿奇姿征徑則萬井風恬  
禁詰則四郊塵靜山東德州知州陸敏捷

豁達才宏拮据心苦閒暇當舟車之輻輳  
痼瘵念氓庶之凋疲濱州知州韓希仁心  
兢馭朽才利剗犀撫字切而委巷皆春刑  
罰清而園扉不夜寧陽縣知縣李沐民亭  
亭玉樹竒姿皎皎冰壺潔守恩敷湛露令  
肅嚴霜曹縣知縣成伯龍操絕織塵才雄  
八斗風裁著而吏驚震雷節愛流而民沾  
解澤鄒縣知縣王一植心猶赤子事備大  
人取予一介必嚴搜剔諸奸盡掃滋陽縣

知縣楊明盛金精玉瑩器品直逼古人風  
動雲流聲價共騰良吏東阿縣知縣張光  
紀廉靜依然儒習寬明綽裕吏才一代循  
良萬口召杜金鄉縣知縣任時芳小心捧  
玉大節飲冰恤民不啻慈母之保嬰裁冗  
真同薙氏之刈草聊城縣知縣劉文炳朝  
霞散采丰標秋水凝波節操民懷襁褓氣  
奪貂璫鄆城縣知縣武文達修偉如中天  
喬嶽精光似出匣太阿城社清夷簷垓怙

侍淄川縣知縣鄭繼芳皜然不漬蕩然惟  
公時挹景星慶雲民囿和風甘雨章丘縣  
知縣游漢龍倜儻不羣淡薄自守安集式  
歌鴻鴈德輝爭覩鳳鸞壽張縣知縣馬時  
敘胷襟磊落才具恢張防患不忘積穀練  
兵恤民惟務平徑息訟定陶縣知縣楊克  
順心絕無欺事求實際衙宇風清弊絕郊  
圻盜息民安齊東縣知縣白鯤性資醇厚  
操守清貞委心雪覆盆之冤殫力調時攻

之苦樂陵縣知縣王文炯有用文章無瑕  
操履變豹已窺於芹水祥鸞再見於花封  
長清縣知縣宋明德勸課躬勤於陌上可  
比甘棠爰書立就於手中何勞鈎距堂邑  
縣知縣勇慎聽斷如山法不撓於強宗大  
族洞觀若火澤已遍於涸轍窮簷河南磁  
州知州顧頤妙齡粹質潔守雄才滿腔惻  
隱常流萬種經綸時運湯陰縣知縣孫許  
潔若冰凝直如弦急法必行於豪橫惠常

溥於善良以上諸臣馬多上駟運鮮後時  
皆西路種馬之賢所當薦揚以備擢取者  
也又訪得原任直隸阜城縣知縣田汝成  
善狀無聞穢聲頗著徵糧加一扣料加三  
大戶朱雲等乃其知証布疋減價逃戶罰  
磚地方霍學等是其守催准狀不厭多詞  
罰贖祇圖潤橐山東利津縣知縣馮執中  
雅好麪葉厭棄簿書縣門啟閉有時也夜  
半尚不封門則關防盡廢吏胥門子至狡  
也理詞時與商議則窺竊滋多旨酒之戒  
罔聞劉伶之謠已播此二臣者執中短於  
才汝成病於守地方何庇牧政奚裨但才  
可原而守不可原以彼罰治亦自有重輕  
也伏乞

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將馬朴等循資擢取  
田汝成等分別罰治則奉職知勸考牧有  
成庶少補

軍國之萬一矣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萬歷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具題  
旨

憂親成病疏

奏爲憂親成病勢已瀕危比例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原係南直隸蘇州府  
太倉州人由萬歷十四年進士初授行人  
司行人以十九年行取備員諫職濫承人  
乏首晉兵垣自維資淺望輕叨茲

恩遇不啻跼天而踏地敢忘圖報以捐軀用是  
臣父母年逾七旬龍鍾老態終養旣拘於  
例迎養又苦於難只得留臣妻子侍奉朝

昏每聞父母平安真是萬金喜信不意本月初二日接得家信謂臣父仲入秋脾疾一發轉增勉強加餐洞瀉不止遂致形神枯耗伏枕呻吟日夜涕洟思得一見臣面爲幸臣以居常積思陡聞音耗不覺昏暈倒地頃刻吐紅持抱卧牀諸病交作延醫周恭先等診視僉謂一時暴驚六脉皆逆心神震蕩精氣內傷憂疑日深將不可治旦夕藥石祗益疾耳臣思病勢至此萬不能支倘不一哀鳴溘焉朝露是生勞親念死貽親痛

朝廷失臣何啻一羽而臣之負罪重於邱山卽磔尸冥市不足贖矣查得本年七月內刑科都給事中韓學信以病

請告已蒙

俞允臣今苦情更百倍之伏乞

皇上推廣仁孝

俯賜矜憐容臣回籍調理倘父命藉子少延臣

亦幸不畢命則異日許身盡節以報  
皇上再造之

恩卽頂踵奚恤哉臣無任悚息哀懼之至萬歷  
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具奏奉

旨吏部知道

控辭新命疏

奏爲衰病庸臣冒膺

新命自揣非分瀝血控辭懇乞

聖明收回

成命以安愚分事臣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中萬  
歷十四年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歷給諫  
以至太僕少卿萬歷四十七年蒙

神宗先帝起臣田間陞南京太常寺卿泰昌元  
年八月蒙



光宗先帝陞臣南京大理寺卿本年十二月仰荷我

皇上陞臣南京工部右侍郎至天啓二年三月十六日實歷正三品俸連閏三十六個月起文赴部給由考滿中途患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張輔之資望已深着沿途調理前來考滿誥命查例奏給吏部知道欽此覆奉吏部題爲給田考滿事奉

聖旨張輔之旣例不引奏着就彼復職欽此本年十月接到部咨時因察典屆期具疏自陳不職以聽幽黜奉

聖旨張輔之着照舊供職欽此夫以臣犬馬之齒七十餘歲衰病日劇曠瘵實多仰荷我皇上寬其斧鉞曲爲優容至再至三有加無已天啓三年二月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張輔之陞南京工部尚書臣聞

命自天感愧無地卽具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第思臣旣老且病一旦蒙

恩至此自今以往卽矢志捐糜尚恐有限之年  
不足以圖罔極之報况

留都重地司空劇職向以臣貳之猶碌碌因  
人可支吾一二乃使之儼然正冬官之席  
而董百工之事乎必無倖矣况衰病侵尋  
首邱在念桑榆景逼圖報無期伏乞我

皇上念平成重寄非庸病之臣所堪收回

成命另選有才望者克之令臣得循愚分則雖  
退歸田里少偷視息將與東海之民祝

聖壽於無疆享太平於有永矣爲此具本專差

某人賚捧

奏

聞伏候

勅旨

五月十一奉

旨卿資望並深留工重任特茲簡畀准遵新命  
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䟽通錢法䟽

奏爲

留都錢法大壞利源日塞敬陳䟽通未議以  
濟軍

國急需事蓋自遼陽失守黔蜀多故兵餉日  
增月盛而帑藏有出無入雖桑孔持籌亦  
無如之何矣計惟錢法一線庶可權什一  
之息以備緩急之用而不意大壞極敝莫  
有過於

留都且未有甚於今日者憶臣爲本部侍郎時  
署印浹歲見錢法漸弊市民譁然已委曲  
調劑爲支吾目前之計載在政略可攷而  
茲且蒙

恩晉陟叨掌邦土曾歲月之幾何而錢之薄惡  
不堪有如臺臣之糾疏所云者業奉

明旨切責勅臣等堂上官查叅欽此欽遵卽會

同侍郎陳

嚴查間除俟查覈的實指名

叅處外唯是

留都爲南北環輳之區軍民錯居之所其俗  
尚用錢最雜而又樂於徵賤貿易行使日  
惟小好雜字之是逐而

制錢若鄭重而不用殊失

聖世一德同風之意矣兼之黔蜀艱阻銅鉛踴  
貴權計子母得不償失往往有封爐停鑄  
之議而匠役苦於歇作恒減小以圖多當  
事利於取盈稍融通以克數以致姦民效  
尤私錢盛行莫可究詰臺臣官局私鑄之

說意謂官錢薄小不堪似與私錢無異

明旨責成臣等誠明見萬里之外矣臣蒞任伊始方以正已率屬爲首務倘該管官忘職守而奸錢法何難一白簡從事而敢姑息第

留都錢局自臣部寶源廣鑄而外尚有戶部新舊兩廠及應天府常平一廠差遞爲轉人自爲政如補秤補索及對賞諸錢各局俱不甚相遠臣等固知相沿已久卽臺臣亦謂非始今日恐難以積沿之陋習爲作俑之苛求況姦民蜂起私錢螳聚無從剖分玉石耶乃臣等匡時無策憂

國有心竊謂鼓鑄一節所重在於收利權則裨於

國未必不便於民所急在於杜私鑄則抑其末終不若治其本當此極重難反之日而欲爲經久可行之圖誠所謂琴瑟不調雖欲不解而更之不能矣用是以疏通之說

條爲數款仰佐

廟議伏乞

聖明採擇一定錢式以杜私鑄夫私鑄盛行則官錢壅滯而低贗之得以亂真者正以官錢薄惡無可自別於私鑄耳惟王定制惟一則尊尊則民始信從而因得以寡過今後無論正錢餘錢俱要恪遵

祖制每文重一錢二分五釐爲准不如數者官不得鑄造民不得易使務要一如臺臣之議輪廓齊整字畫端楷色澤明亮其價值一照北錢之例官民出納分銀陸文民間行使分銀伍文有貳價者必錢不如式卽以私鑄拏究重則問罪輕則入官私錢將不禁自息而利卽在定價中矣一准搭鑄以絕濫惡夫

雷都財貨之區實私錢叢集之藪今

制錢無畸輕畸重價值無受低受昂出納惟均官民一則匪直私鑄無從混插卽雜錢盡

行屏跡矣第人情計析秋毫而以居恒利  
用之物一旦置之無用之地撓阻坐奸勢  
所必有如萬曆三十九年事殷鑒不遠也  
今後合無刊布明示許民間得以無用雜  
錢作銅送廠秤估明白發匠搭鑄一如其  
所納之銅以錢給還十取其二以償工費  
庶小民不失故物積姦無自生心而從前  
濫惡之錢可計日而銷盡矣一創銅引以  
便採買夫古稱山海爲富卽魚鹽之利與  
銅鉛之類是也我

國家任土作貢魚有魚稅鹽有鹽引卽茶亦  
有茶引邊儲軍需利賴良多何獨開採錢  
料而置之不問乎近來各廠開鑄銅鉛缺  
少召商領銀貿買日久不還因而私帶大  
爲可恨今後凡商人令其自備資本採買  
銅鉛不論地方遠近俱照北戶部引鹽南  
戶部引茶之例赴本部納稅給引照道里  
遠近與資本多寡每商買料若干領引若

干每引該料若干納銀若干經過關津免稅驗放銅鉛到處不論官司鑄錢與民間雜用俱照時價平買其無引者卽係私貨入官引商藉名在官銅鉛必有源源而至者其引稅卽買銅鉛鑄錢年終類解工部亦

國家自然之利少爲涓滴之助也一復事例以裕接濟夫開納事例臣部職掌工三戶七題

准南北部一體奉行不知何故以臣部向來職掌一旦改劄應天府秤收計二年所矣目今征輸四出臣部庫藏無幾萬一銅鉛轉集有時徵賤能無退而結網之思乎合無將事例銀兩仍歸臣部以陸續所入者准臣部買銅而卽以鼓鑄所出者聽工部咨用再有贏餘照南戶部鑄錢解京之例劄行工部買銅主事隨銅順解逐年開銷庶臣部獲鼓鑄之用工部不失兼收之利



而應天府亦省那移別用之煩一舉而三得焉儻亦通錢法之窮耶以上四款雖無甚竒策而臣在工言工苟可開財之源無虞於創始稍可導財之流不嫌於仍舊至於私鑄公行則

制錢以堅厚別之雜錢無處則各廠以搭鑄易之是在

王綸一申飭之而已倘以臣言不謬少禪錢法一二統乞

勅下工部一併議覆上

請咨行臣部遵奉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奉

旨該部知道

叅劾奸商併警司官疏

奏爲姦商朋坑庫銀謀同大盜懇乞

聖明勅下法司嚴追正法併警司官徇情輕放  
事臣以衰病日劇兩疏乞休奄奄待

命行有日矣但一日尚爲工部堂上官則不忍  
一日不言工部事臣部事至煩至瑣而其  
地亦頗號羶穢臣老氣血消耗心怔手戰  
不能枚舉縷書姑言其一二大且急者臣  
去年八月十七日到任見原管督造分司

主事譚邦傑臣問之曰該司掛計議迄今八閱月矣胡以不歸彼應曰天啓元年十二月間暨次年二月間漕船打造尚未歸淮政是督造司事此時龍江廠楠木缺少恐一時無木無船有誤漕事只得召商預先領銀往荆蜀地方置買不意積年神棍曹以楹慣串官吏藍珂黃志卽黃權二挽同奸商鄭泰領庫銀陸千兩續挽奸商徐允元領參千兩共玖千兩分侵入已迄今四載不買一木還官追拘家屬詰問旋被營求釋放無奈註誤吏議之身誰尊誰信不能了此前件以故狼狽至此臣思譚邦傑不足惜豈忍公帑匱乏之秋坐視玖千金入姦人之橐不一問乎隨移咨兵部差指揮蘇時雨併牌行各惡原籍歙縣及荊州府守提曹以楹等追比據歙縣粘連印信各棍認狀願吐前侵庫銀還官不願到部荊州府回文查徐允元有木停泊彼中

延捱日久牌票頻催該縣亦自苦心未見分銀一木交納似屬畫餅充饑譚邦傑原非緣事羈留業已放舟回去臣又扶病卽去各棍將捧腹大笑坐享玖千兩帑銀臣部四出催徵遼餉束手無解殊可恨可惜伏乞我

皇上亟勅法司立限嚴追令官物復還大姦正法此臣部目前第一喫緊事也揆厥所繇六部堂屬職簡職煩自有大體卽如臣部坐堂日期四司官具揭說堂止是照票僉押而已虞衡司以甲兵器械請營繕司以改造修理請鼓鑄司以召買銅鉛請督造司以打造船隻請城垣司以燒備甄料請但向臣稟知至其錢糧之有無多寡收放出入毫不問也臣不敢欺先後在部一年八箇月足未到庫廠之地非敢怠事實以存體今四司官豈無賢者而稍拘故常不無遇工匠則思估計修造遇商人則思給

銀買賣此後何嘗程量其功能之勤惰良  
楷計算其往回之遲速完欠乎日復一日  
月復一月歲復一歲挨資積俸遷去前者  
不顧代者之事代者不顧前者之事姦吏  
姦書姦匠姦商表裏賞緣莫可究詰匠役  
領銀日久未便興工各商挾貲遠遁去不  
復顧臣官右堂時有工部政畧一書中有  
責成四司每遇朔望比較各匠各商前件  
完否臣歸年餘束之高閣前任尚書何熊  
祥儻不素見此政畧卽鄭泰等各棍領去  
帑銀至今亦不知也木商扞罔他商效尤  
彼甲不懲此乙更甚臣曾憶舊屬姚之光  
事未說堂混行庫劄染指部鼎蹙足滇南  
至今無恙恐爲後來司官放膽地矣臣老  
矣病矣去矣惟此爲

國惜財除姦正法一念未了不敢引嫌避怨  
願與司屬一洗積習六科考成卽巡方秉  
鉞之重亦有叅罰而內主庫藏外至郡縣

有司苟係經管錢糧必交盤明白方許遷  
轉離任庶幾平日在任小心錢糧俱有下  
落臣請自今以往臣部司官但有錢糧經  
手多自一千兩少至七八百兩後人不肯  
承認代催本官卽遇陞遷不得離任有大  
興作預給錢糧數多須責令上緊督率報  
完方許離任則人自不敢任意說堂虛冒  
估計貪一時小利誤終身進步者庶部規  
頓肅大法小廉亦一快也矧敢有不安義  
命屑越逢迎遠眺牆壁而自隳坊表者乎  
用是不惜嫌怨剖露血誠上干

天聽伏惟

聖明採擇併

速勅法司先正朋謀坑盜之罪爲神棍蠹

國大戒

國計永永幸甚臣不勝企望悚息待

命之至天啓四年二月初四日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鄭泰等着南京法司嚴提追究以後發過錢糧未經完結該管官不許離任該部知道

臣病益危萬難供職疏

奏爲臣病益危萬難供職仰祈

聖恩速放生還以正首邱事頃臣以踰七衰齡屢辱

朝命控辭不得力疾就道於天啓叁年捌月拾柒日到任臣思年來南北多事心竊憂之惟南道御史游鳳翔同官南中未得識面不思其先有錢法濫惡一疏奉

旨指叅臣部司官倍當鄭重乃不早叅自速厥

奏請  
卷之四  
六十二  
戾罪又何辭隨疏乞歸仰荷我

皇上不卽誅譴曲加優容奉

聖旨錢法已有旨了卿還安心供職不准辭欽  
此夫臣方席藁待罪捧誦

溫旨慰留不啻身在寒谷忽負春暘奚敢言去  
顧臣之病亟矣有萬萬不容不去者元氣  
內蝕邪火交攻時一眩暈竟日不食臣因  
伏枕流涕痛哭嘆曰甚哉臣之老且病也  
報

國無日矣繇今追昔臣方壯時事我

神宗先帝久厠諫垣屢襄底定以一身隨諸臣  
之後而有餘迨今老且病矣事我

皇上鑄錢一事臣部不能必之各廠各廠又不  
能必之遠近四方衆欲交馳公私莫辨徒  
以一身分司官之謗而不足此何以故壯  
夫怯於縛鷄勁弩弱於穿縞非其質本然  
當衰末之勢然也臣老豈不自量無奈覲  
顏出山盟心矢日操行不改省已庶無內



奏請  
卷之四  
六十三  
慙逐影隨風展轉反常令人盡失故步堂  
屬幾以市交大僚甘同賈豎思之不得其  
理持之莫知其故言者可輕受者則重輕  
則易入在人重則自信在己臣於此時此  
日更何能爲惟有呼馬呼牛任之天下臺  
臣周汝璣之叅臣亦風聞誤之臣弗辯也  
惟是臣今日所處非去卽死得早放歸則  
喀喀強支可延一息之殘喘不得早放歸  
則悠悠罔極必爲不返之遊魂報

國未能空死何益總藉我

皇上生成之大德始終覆庇矜全之耳嗟嗟臣  
一人之身耳昨表臣未出而臺臣以夢入  
烟霞諷臣迨秋臣始出而科臣不知也以  
膏肓泉石促臣今幾何時而言者又以阿  
堵是好久戀

留都責臣朞月之間品題輒易然則諷臣促  
臣者視臣太高臣實愧之而責臣者憐臣  
太辱乃所以成臣歟片言相成只有一去

奏議  
卷之四  
以謝之耳獨念臣去固素志也但上天下地義無所逃史魚死猶尸諫江湖遠不忘君矧臣犬馬餘生備位九列忍無一言以去洪惟我

皇上英姿天挺

聖學日新遠承堯舜之傳丕振周成之業觀光揚烈咸五登三猗歟盛哉顧

聖主憂勤惕勵之心常在陰陽淑慝消長之際天心之仁愛人主每示於星變地震人妖物怪之屢聞臣幸假年得以學易請以易之說

進泰之時盛矣而泰不易保戒在平陂往復大有之世盛矣而有不常保嚴於遏惡揚善此真憂治危明之關頭而保世滋大之至計也伏願我

皇上勅惟時之幾遏未萌之慾居

深宮燕閒若莅

大庭近左右瞽御如臨保傳謹之又謹防乎其

防則

聖心常惕陰戾潛消何畏乎儉夫宵小巧令孔  
壬

內治日修威靈遠鬯何憂乎寇賊姦宄蠻夷  
猾夏

國勢常尊乎一統

皇圖鞏固乎萬年

聖子

神孫永保無極旦暮放臣歸田沒齒有餘幸

矣臣下情曷勝惓惓懇款之至爲此具本  
專差舍人張必選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朕簡任老成屢旨諭留卿乃連章控陳情  
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痊可起用

天啓四年正月十二日

奏議

卷之四

六五

